

江南

随笔

水,是姑苏的灵性

何建明

都说姑苏美,然而什么是故乡苏州的最美呢?

有人会说这是沃土,有人会说这是这块沃土上的历史遗韵和人文胜迹,尤其是春天桃花与菜花并开的田野风光,还有人会说苏州的女子,尤其是那些垂发挥针的绣娘……干脆也有人说是阳澄湖的螃蟹、太湖的鲜鱼和飘香的桂花黄酒。

其实苏州的美物,可以写下千行万句,但在我看来,苏州之美,乃是天造的江湖河塘之水。

“小桥流水人家”,这是人们对姑苏的永恒记忆。“川曰三江,浸曰五湖”。故乡吴地在远古时就有“三江五湖”,“三江”是指松江、娄江和东江,这三条大江是吴地最早的排水干路,是吴人身上的主动脉。“五湖”指的是贡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其实“五湖”是泛指太湖流域一带所有的湖泊,古“五湖”是吴人最重要的胃、肝、脾和肠……

苏州人要感谢的祖先很多,其中最需要感谢的是那些治水、治水和利水的英雄。大禹不用说了,他在太湖降龙的治水传说给吴越先民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其后的伯泰、仲雍是以身作作则带领土著人破除了“水怪”的骚扰而平定了这块蛮荒之地的野性;最早开凿的“伯泰渚”给这里的庶民带来了灌溉、航运和饮水等多方面利益;还有像秦始皇、三国时的孙权、主张开凿大

运河的隋炀帝、吴越小国王钱镠、宋朝的范仲淹和赵霖,以及明朝的钦差大臣海瑞和在苏州当了五年清官的林则徐等,他们都为吴地做过造田、治水的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20多年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成为了父辈一代人的旗帜和战斗号令。我坚信:江南水乡假如没有那些年的兴修水利,就不会有现今依然“稻谷香、鱼儿跳”的好风景。

苏州是水育之地,苏州的治水本领与生俱来。苏州人还把与水搏杀的本领活脱脱地运用到现实生活之中。

比如众所周知的,苏州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亮点是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之后的亮点是开放型经济,两者似乎有着巨大差异,甚至是断裂的、对立的。然而苏州人后来只经历了几年光景,就将这种“断裂”与“对立”很快统一起来,像他们从祖先传承下来的那种利道治水的本领一样,很快将两股完全不同的江与河之水融合在一

起,形成巨大的湖塘之流,为整个地区的社会发展积蓄了巨大的发展能量。

尤其是之后当地政府和人民对水的保护意识大大加强,并且取得卓有成效的效果。

因为我的父老乡亲们知道:江与河,看起来不同。江流终日汹涌澎湃、奔流不息,是为了奔向大海;河流之水有时涌入大江,有时流向塘湖。但如果江水没有了千万条河流的汇合,便没有了自己;河水如果只向塘湖流淌,其生命也将变得渺小和暗淡。

江与河既有别,又有同,两者渗透了相互依存与传承的关系——河是江的母亲,江是河的后裔,湖塘则是江河歇脚与蓄力的温床、准备远行的驿站。保护水,就是保卫自己的家园。我的父老乡亲们深深地懂得这一点。

欲说苏州之水,不能不言太湖。因为八百里太湖90%的水面属于苏州。太湖之水是苏州母亲的胎盘里的羊水。没有了太湖之水,就没有了苏州的生命及其成长的可能。

2000年,国务院对苏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苏州是“长江三角洲的重要中心城市”。如何理解这一定位,学问很大。

苏州人将自己摆在以下两个圈层中的位子:一是苏州在环太湖城市圈中的位子;二是作为环太湖城市圈城市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区域中的位子。太湖以水为媒,使姑苏大地成为中国最活跃、最有创造力及最具财富积蓄力的经济快速发展板块。

毫无疑问,上海是这一区域的龙头。那么苏州在这一区域里是什么呢?

“你们是龙眼啊!闪闪发光的龙眼啊!”突然有一天,一位中央领导来到苏州,当他在环太湖走完一圈后,欣喜地对苏州人如此说。

“龙眼”——多么准确而形象的比

喻!是的,苏州是“龙眼”,苏州是环太湖高速经济发展区域的“龙眼”,是屹立于世界强林之中的中国巨龙身上的“龙眼”。

江河湖塘,组成了苏州人独特而绚丽的性格,那性格既是豪放的,又是柔美的;既是开放的,又是含蓄的;既是粗犷的,又是细腻的;是豪放中的柔美,是柔美中的豪放……

江河湖塘组合在一起,既可是是一种放荡,又可是是一种吸纳;既可是是一种选择,又可是是一种决断;既可是冒险,又可是避险;是理性下的激情,是激情中的理性,是激情和理性交融后的理智与亲与情。

与苏州人打过交道的人都说,苏州不是一个专横跋扈的地方,即使是那些名闻天下的园林与世界文化遗产,也只是含蓄之美。苏州人恪守中庸之道,凡事绝不会太过分。这皆是江河湖塘交融、混合的水性文化所缘。

苏州的水与其他地方的水有时很不一样,常理上理解“江河东去归大海”,这流动的水总是往一个方向奔涌而去。其实在我故乡的江河之中会出现江河之流逆向而流。

这是为什么?原来,这些江河离大海近,月亮和地球间发生的引力诱发了潮去潮落而形成江河之流往复回流的特殊景象,使得这些水非常活泛,因而更加富有灵性。

苏州是水的世界,苏州是由水组成的灵性之物,因此可以游刃有余地面对复杂纷乱、景象万千的各种来自自然与人为的较量、搏杀,当然也有和善的嬉和与敌意的诱惑。

水,是我故乡永远搬不掉、罩不住的灵性。它是我的生命之根,是我故乡苏州大地的生命之根、生命之魂!

清澈、奔涌而富有感情的水,依然在我故乡长流……

江南文化在哪里

叶辛

江南文化在哪里?小时候,戴红领巾中的青少年时期,老师问我们这句话,我们你看我,我看你,是回答不出来的。是啊,天天生活在弄堂里,看见的天是一块一块的,马路是一条一条的,楼房是高高低低一幢一幢的,感觉不到多少文化的韵味。

长大一些了,读到中学,走的地方也比小时候远了,去过郊区,去过上海城区之外的江浙农村,又和同学讲起江南文化的话题,讨论得就深了一些,于是乎众人就你一言我一语把看见过的,书上读到的,一并讲了出来。说江南文化就是小桥、流水、人家,就是河网密布、鸟语花香、无边的田野伸到遥远的地平线尽头,就是过春节了往红纸上写下春联贴在门口……想得深一点的同学,还会说,蓝印花布是江南乡下的特色,过年是吃蒸糕是江南的风俗,农村里结婚时热热闹闹的仪式,都应该是江南文化的范畴吧。

总而言之,对于我们这些在上海弄堂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讲到江南文化,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又仿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那么,江南文化究竟在哪里呢?有人说在苏州的园林里,有人说在江南的庭院中,有人说乡村里粉墙黛瓦的农舍,就是江南文化的充分体现,还有人哼唱的江南小调,评弹,喝的黄酒,年年秋天总要尝尝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江南文化的组成部分啊!西南人、东北人都没有吃大闸蟹的习惯和那些讲究。

有一回做电视节目,专门谈江南文化,主持人事先设定了几个话题,让嘉宾围绕旗袍、评弹艺术、餐饮来谈,好像抓住了几个典型的东,就谈到了文化一般。

其实不然,文化既是看得见的,又是看不见的。既是摸得着的,又是摸不着的。体现在人的身上,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感觉。一个人走进来,让人觉得他有北方汉子的豪爽,另外一人走来,看一眼就认定她是小家碧玉气质的女子,第三个人走来,呵,人们在暗中赞叹,好有气质,不是教授就是学者。凭什么有这些判断?凭的是感觉,是随着这人进来的同时带来的气象、风度、谈吐气质。

这些感觉是怎么来的?是综合了

这一具体的人身上所有的因素,相貌、服饰、举手投足、目光乃至走路的神态姿势,而所有这些东西显示出的,便是这一个人身上的文化气质。

那么,江南文化到底又在哪里呢?一句话,在江南人的身上,在每一个上海人的身上。

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生活在西南,有时候碰到浙江人或者江苏人到贵州出差,对方操着江南普通话和我们交谈时,贵州人就会向我露出会心的微笑,说你又碰到老乡了。贵州人为啥说的这么肯定呢?是客人身上带来的江南文化人的气息,让他自然而然得到了这一感觉。

不晓得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能不能证明我的判断?

最是江南好滋味

王寒

当然,还有红楼里用蔬菜切碎了的做,叫椒油腌菜。这蔬菜,我只在西湖边吃过,“千里莼羹,未下盐豉”,多么美味的江南食物啊。当年红顶商人胡雪岩给封疆大吏左宗棠送去西湖蔬菜,用绵纸和绸绢层层包裹,日夜兼程加急传递,简直是“一骑红尘妃子笑”的翻版。

《红楼梦》里的美食,再是家常,也沾了富贵气,这就跟这红楼女儿一样,喜欢端着“作”着,不肯放下身段。说到吃,我更喜欢《金瓶梅》的接地气,满桌珍馐,以一句“汤浮挑浪,酒泛羊羔”大大咧咧带过,却不厌其烦写来,写来如何以一根长菜采把一只猪头摆得稀烂。

谁的人生记忆中没有几道美食呢?再铁石心肠的人,说起江南的美景美食,心里总泛着丝丝的温情。昔年柳永一声吟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金主完颜亮得闻,遂铁骑南下,这个铁血的驍骑汉子分明是冲着江南的好滋味来的。当秋风起时,张翰因思念故乡的鲈鱼和莼菜,毅然辞官归田……

江南是富足之地,江南人家,有闲情,心性又细腻,自然讲究吃喝,对食物的考究,是爱自己的另一种方式。所以,江南这地头,不管什么菜,看似家常,却很精致。

连江南那些个餐馆的起名,什么张生记、外婆家,什么新荣记、荣小馆,从不拿霸气的字眼来唬人,端出一道道菜品,风月无边,色香味俱全,合着江南人的脾胃和脾性。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江南,而我的江南,永远跟美食连在一起。

江南的味道是什么,是杏花春雨、小桥流水,是杂花生树、草长莺飞,是白兰花、油纸伞,是丁香结、秋千架,是乌篷船、女儿红,是乌衣巷、堂前燕,是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江南的味道,在诗词歌赋中,在画卷小曲中,也在我们的记忆和舌尖中。所以,江南的滋味,它又是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是正月的雪里梅,二月的桃花鲈,是西湖边的小点心雪媚娘,是那道叫小青背白娘娘的凉拌菜,是春日里的采薇采青采马兰头,是立夏的樱桃红枇杷黄,是金秋的红膏蟹冬至的腌腊圆。二十四节气不仅在江南的一山一水、一云一雨里、一花一果中,也在一粥一饭里。

在吃货的眼里,松间明月,不及松鼠桂鱼有味;石上清泉,不如清炖石蛙美味;西湖边的桃花再美,哪里比得上一碗薄荷桃浆让人上瘾;青葱岁月里的青草糊啊,比青梅竹马的女伴更长久地萦绕心头,因为它不会随着岁月的流转物是人非,它永远是记忆里的清凉鲜活……临去秋波的那一转,满眼都是美食。江南真是好地方,它的鲜美、鲜活、鲜甜的味道,在眼里,在味蕾上,“无鲜勿落饭”的江南啊。

无论怎样的人生,就跟吃脱不了干系。人生是由细节贯穿而成的,而美食就是其中的色香味。开心时,我们需要来点好吃的以示庆祝,沮丧时,我们也需要拿美食安慰自己。漫长的人生,每天都在上演一幕幕的情景剧,因为太过冗长,我们记不清每一幕的剧情,但我们记得在舌尖上翻滚过的美食。

年少时看《红楼梦》,看到的都是儿女情长,而现在看,当那些烈火烹油、繁花着锦的富贵生活,变成长江东流水,一去不回头,倒是红楼宴里的锦绣膏粱、十围八国,那些个燕窝粥、茄羹、山药糕、藕粉挂糖糕、栗粉糕,不经意间会跳出来。

我早就忘记了黛玉要吃那些小心眼,但我记得宝玉挨打后想吃的小荷叶儿小莲蓬的汤,记得袭人调制的玫瑰露子,还有宝钗出钱,湘云请贾家上下吃的“他家田上出的极大的肥螃蟹”。



江南的宁静清晨(视觉中国)

皖南,访李白不遇

李幼谦

村”“仙酒坊丁村”“仙酒坊郭村”“仙酒坊”……

店主其中一个定是姓纪,李白从他酒店开张唱到他终老酒坊,还为此写下了五言绝句《哭善酿酒》,毫不吝惜地长歌当哭:“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看来淡淡的句子,表达出那么强烈的感怀之情。

在江南,他住得最久的地方是南陵,这在三国时期就是周瑜当县令的地方,唐代更加繁华;也正是铜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大工山是古铜矿的“一邑镇山”,在四百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铜井炎炉高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采用铜矿、冶炼熟练的技术、红星乱紫烟的冶炼场面,都让他着迷。

这片神奇的土地终于给了他无穷的创作灵感。在他的诗中,涉及南陵的就有20多首,直接以南陵入题的就有9首之多。在皇帝没有赏识李白之前,当地的官员与百姓就接纳了他的一家。他带着14岁的女儿与5岁的儿子寓居在溪水潺潺、鸟语花香的寨山下。这里姓常的县丞、姓韦的县尉都是他的好友,还有省己待客的老妇,为他照顾孩子的苟妈妈,为他送酒送菜的乡亲……

运气来了!这是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终于等到了皇帝的诏书:他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放之歌,挥发出与大唐盛世一

般奔放激越的豪情。

他一次次离开南陵,又一次次返回这片土地,因为在他过世不到一百年的晚唐,唐五代宣州刺史骆知祥,将这首诗铭刻在石壁上,可惜,随着历史的推移,这方石壁今天已不复存在。在皖南,大概他最爱桃花潭,仅凭泾县豪士汪伦一封书信就前往,到了方知,“桃花者,实为潭名;万家者,乃店主姓万。”他不以为怪,反而大喜。因为桃花潭清澈明净,万家酒甘美醇厚,他们诗酒唱和,尽兴而别。被骗来的不怒,要送客的也不悲,一个手舞足蹈地踏歌,一个兴致勃勃地吟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语浅情深、喷薄而出的情感,都以最简单的文字表现出来,一泻千里、意境情遥,这才是真名士、真风流、真性情、真朋友。

又或者,他最爱的是敬亭山。平淡的一座土丘,居然使他“相看两不厌”,七次来此,原来这里有座皇姑坟,埋葬着唐玄宗的妹妹玉贞公主。当年他的诗名盖世无双,皇帝身边人最赏识他的,除了贺知章,就是这个高贵的公主。可是他不懂官场之道,爽直坦荡,持才傲物,狂放不羁,“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竟然还让国舅磨墨、宦官脱靴,怎能不得罪权贵?即使他才高百斗也无济于事。一年多受冤,终于难免遭谪,玉贞以不要公主名

号上书也救不了他。

他被放逐了,公主则愤而出家,来到敬亭山修行,道号持盈法师,青灯古佛,忧郁而亡,死后也葬于敬亭山。这是何等的情深意切,大义凛然!难怪大诗人流连忘返于皖南山水,更心仪敬亭山。他只能用“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来抒发自己无边的孤独。

他以“附逆”之罪入浔阳(今江西九江)牢狱,后又流放夜郎(贵州桐梓一带),到59岁才得到赦令,那以后,皖南就是他的最后归宿了。

五松山是他流连忘返的地方。“……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跪进雕胡饭,三谢不能餐。”他亲眼目睹了底层人民的苦难,更感自己壮志未酬的悲愤:“霜惊壮士发,泪满逐臣衣”,向往着“谢家池上安贤寺,面面松窗对水开”的胜景。

水,时运不济,他的抱负难以施展,举怀邀月,引吭高歌。

报国无望,生计窘迫,疾病缠身,怀才不遇,导致他的忧愁之深深过江水,他的失望之大大过长江。江水滔滔不绝,人生终有止点,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从采石矶下山,划着一条小船,带着自己的酒罐泛舟江上。明月皎洁,依然是“对影成三人”,生前感慨着:“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无边的孤寂笼罩着他,上天无梯,入水很易,于是他愤然跳进江中,大江给他大起大落、瑰丽奇崛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传说他入江三天之后,姑溪河居然逆流而行,他的遗体漂浮三十多里到了青山下的水阳江东岸,猫儿做居的模样一如生前。采石的百姓说居之地,应为他眠眠之处。而青山人们说,他生前多次寻访谢道韞,多诗吟咏青山风光,因此逆流而上,因此在青山建墓立碑就是他生前的夙愿。采石翠螺山只能建立衣冠冢,人们以为还不能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就在唐代元和年间,为他修起了太白祠——唐李公青莲祠,又叫“谪仙楼”。

翠螺山陡峭绝壁伸向江中,险峻异常。只因他的死亡方式骇世惊俗,这才留下那许多的传说:有的说他是在山头跳江捉月,骑鹤上天的,所以现在还有“捉月台”“舍身崖”的景点。联壁台险要,三元洞神秘,燃犀亭瑰丽,广济寺肃穆,观音阁端庄,赤乌井深邃,娥眉亭典雅……它们都是他衣冠冢的陪衬。

而今太白楼里一立、一卧,黄杨木雕的雕像两座,是否就是他当年的形貌?诗人放荡不羁、疾俗傲世、放浪如生。

皖南,访李白不遇,但他的诗篇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与精神遗产。